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宋存標子建　參閱

張文忠公集

疏　　　　　　　　　　張居正

請裁抑外戚疏　　武清伯墳價

伏蒙發下工部覆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一本該文書官孫斌口傳聖旨該部折價太薄從厚擬

來，欽此，臣等看得李偉乃　皇家至親，與衆不同，
皇上仰體　聖母篤念外家之意，禮宜從厚，但昨工
部尚書郭賓等見臣等言先朝賜賚外戚恩典，唯玉
田伯蔣輪家為最厚，正與今　聖母家事體相同，故
本爵亦遂據蔣輪例以請，及查嘉靖二年蔣輪乞恩
造墳，原係差官蓋造，未曾折價，該部處辦木石等料，
當將估計該銀二萬兩，卷案具存，該部因本爵自比
蔣輪例，故即查蔣輪例題覆，其做工班軍及護墳田
土另行撥給，原不在此數，今奉聖諭欲令從厚，臣等

敢不仰體　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于　聖母之家。但該部查照舊例。止於如此。今欲從厚。惟在　皇上奏知　聖母發自宸衷。特加優賚。固非臣下所敢擅專也。臣等又惟昔玉田伯。乃　世宗皇帝親母家也。當時　章聖皇太后母儀天下。世廟奉事　母后。篤厚外家。何所不至。而其所給乃僅于此數。想　祖宗以來相傳恩例如此。此有難以踰越耳。今　皇上孝事　聖母。豈能有加于　世廟而　聖母之篤厚外家。亦豈能有踰于　章聖皇

此亦不可開

世傳江陵假威

於母后尚能以禮事君

太后乎。今以　世宗皇帝之所不能加。　章聖太后之所不可踰。而　聖母與　皇上必欲破例處之。此臣等所以悚惧。而不敢擅擬者也。夫孝在無違。而必事之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貴。患不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之請。非所以自保也。臣等待罪輔弼。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慈垂鑒

至今武清之富爲貴戚而好禮無聞

論遼事疏　遼東虜報

張心齋才臣也尚為虜報所惑可見邊情之難也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

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于星火至于上塵
聖慮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郎
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寛　聖懷
今撫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
是時江陵自替報探之人以
正議擧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容探西虜青把都動
故虜情最熟有邊臣未知而彼先知者邊臣亦畏之
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
不敢欺也
爽誑貲之言絶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
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寔而
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

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巳虛寔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巳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

兵部必須厚費偵探之士分

不知虜情之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

布諜邊不可但據邊臣之塘報也

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

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寔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 聖明裁斷施行

請重修大明會典疏 重修會典

准禮部手本該禮科給事中林景暘等題爲泰道方亨國家閒暇懇乞聖明及時修輯成憲以垂永圖以

光繼述大孝事、要將弘治十五年以後事例命官編輯增入會典等因、該本部覆稱大明會典一書。卽唐宋六典會要之遺意。以昭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成憲。至精且當。顧其爲書。成于弘治之末年。至今代更四聖。歲踰六紀。典章法度。不無損益異同。其條貫散見于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于考據。諸所援附鮮有定畫。以致論議煩滋。法令數易。吏不知所守。民不知所從。甚非所以定國是而一人心也。嘉靖年間世宗皇帝嘗命儒臣續修會典、自弘治十五年、至嘉

靖二十八年而止。已經進呈。未蒙刊布。隆慶二年都
御史孫應鰲亦嘗奏請裒輯嘉靖事例附入會典。今
給事中林景暘等復申前請。委于政理有裨。但今兩
朝寔錄。尚未告成。披閱校正。日不暇給。若復兼修會
典。未免顧此失彼。合行翰林院候寔錄進呈畢日。另
行題請開館。掄選儒臣。分局纂修。仍先行文各該衙
門選委司屬官。將節年題准見行事例。分類編集。呈
送堂上官校勘明白。候開館之日。送入史館。以備采
擇。等因萬曆二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

遵手本到閣臣等恭照會典一書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綱目畢舉經列聖之因革損益美善兼該比之周官唐典信爲超軼矣顧其書創修于弘治之壬戌後（會典宜題准或十年或二十年一修此皆至萬曆十五年始成今所遵行者是也）乃擱如續編于嘉靖之己酉未經頒布又近年以來好事者喜于紛更建議者勦説國體條例紛紜自相抵牾耳目滑惑莫知適從我

祖宗之良法美意幾于淪失矣今幸聖明御極百度維新爰宜及今編輯成書以定一代之章程垂萬年之典則先該科臣建議該部題覆比時委因兩朝寔錄未成勢難兼畢今

穆宗皇帝寔錄進呈已久、　世宗皇帝寔錄編輯已完、臣等刪潤、功亦將畢、催督繕寫、計歲終可以進呈所有編纂諸臣、在館稍暇、前項欽奉明旨續修會典一節、相應及時舉行、合候命下、查照弘治嘉靖年間事例、擇日開館、命官纂緝、仍乞勑下禮部、照依先題事例、催各該衙門將見行事例、選委司屬官素有文學者、分類編緝、送館備錄、其一應纂修事宜、及合用官員職名、容臣等逐續開具奏聞、

請擇有司蠲逋賦以安民生疏

擇有司蠲逋賦

竊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盜賊敵國外侮之虞、而人心愛戴乎上、無土崩瓦解之勢、則久安長治之術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方今　聖明在上、一時郡邑長吏、固莫不爭自淬勵、勉修職業、以求無負于明時。但虛文嬌飾、舊習尚存、剋下奉上、以希聲譽。奔走趨承、以求薦舉。徵發期會、以完簿書。苟且州幸、以逭罪責。其寔心愛民、視官事如家事、視百姓如子弟者、寔不多見。故　皇上雖有安民之心、而上澤不

得以下究者職此之故也臣等愚得明春又當外官考察之期一舉一措乃天下嚮背所係伏望聖明特勅吏部令其預先虛心訪覈各有司官賢否惟以安靜宜民者爲最其沿襲舊套虛心矯飾者雖浮譽素隆亦列下考撫按以此覈屬官之賢否吏部以此別撫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觀吏部之藻鑑若撫按官不能悉心甄別而以舊套了事則撫按官爲不稱職矣吏部宜秉公汰黜之吏部不能悉心精覈而以舊套了事則吏部爲不稱職矣朝廷宜秉公更置之庶

有司不敢以虛偽蒙上、而寔惠旁孚、元元之大幸也、臣等又查得隆慶六年六月詔書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慶元年錢粮除金花銀不免外、其餘悉從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患、廣東惠潮二府以兵傷、則并隆慶二年三年亦從蠲免、恩至渥矣、乃該地方猶不能追納、至萬曆二年、戶部乃議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帶徵三分、而民猶以為苦、何也、蓋緣各有司官不能約己省事。無名之征求過多、以致民

世稱江陵苛察、然嚴覈於吏而寬于民也

力殫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賦。其勢豪大戶侵欺積猾。皆畏縱而不敢問。反將下戶貧民。責令包賠。近來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懼于降罰。遂不分緩急。一槩嚴刑追併。其甚者又以資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嘆盈閭。咸謂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賦稅以供上者下之義也。憐其窮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爲之委曲調處。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歸過于上。則有司官不能奉行之過也。然愚民難以戶曉。損上乃可益下。須賴

皇上力行節儉。用度漸舒。又以北虜納款。邊費稍省。似宜曲垂寬恤。以厚下安民。合無勅下戶部查各項錢糧。除見年應徵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帶徵者。除金花銀遵詔書仍舊帶徵外。其餘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饒瘠。再行減免分數。如果貧瘠不能完者。悉與蠲除。以甦民困。至于漕運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倉米。足支七八年。而太倉銀庫所積尚少。合無比照先年事例。將萬曆五年漕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災傷地方徵納。夫

通融漕制之法

糧重折輕。既足以寬民力，而銀庫所入，又藉以少充足國裕民。一舉而兩得矣。臣等待罪輔弼，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輯寧邦本，計無便于此者，伏乞聖明採納施行，生民幸甚

請停止內工疏　羅脩兩宮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旨，慈慶慈寧兩宮，着該衙門修理見新，只做迎面。欽此，臣等再三商確，未敢卽便傳行，竊惟治國之道，節用爲先。耗財之原，工作爲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處未寧，規制當備。或歷

歲已久。敝壞當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謂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謂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慶慈寧。乃兩宮　聖母常御之所。若果規制有未備。敝壞所當新。則臣等仰體　皇上竭情盡物之孝。不待　聖諭之及。已即請旨修建矣。今查慈慶慈寧。俱以萬曆二年興工。本年告完。當其落成之日。臣等嘗恭詣閱視。伏覩其巍崇隆固之規。彩絢煇煌之狀。竊以為天宮月宇不是過矣。今未踰三年。壯麗如故。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是豈規制有未備乎

抑亦敗壞所當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況昨該部該科屢以工役繁興、用度不給為言、已奉明旨以後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無端又興此役、是明旨不信于人。而該部科必且紛紛執奏。徒彰朝廷之過舉。茲臣（宮中修造為璫營利故江陵持法如是所以能富國也）下之煩言耳。方今天下民窮財盡。國用屢空。加意樽節。猶恐不足。若浪費無已。後將何以繼之。臣等竊知兩宮聖母。欲　皇上祈天永命。積福愛民。亦必不以此為孝也。臣等備員輔導。凡可將順。豈敢抗違。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使天下

黎民萬口同聲。祝　聖母之萬壽。亦所以成　皇上之大孝也。伏望聖慈，俯鑒愚忠，將前項工程，暫行停止，俟數年之後，稍有敝壞，然後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嚴，無任悚慄之至

論決重囚疏　　論決重囚

治囚不宜數赦誠然哉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　聖旨奉　聖母諭，今歲大喜，命臣等于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　祖宗舊

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决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决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我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决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决然此寔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遠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盜刼財殺人者有鬬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罪。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

主不爲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柰何不忍于有罪之兇惡。而反忍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瘐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

防。又虧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
天之意不可違、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屠之
說、毋流于姑且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
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容臣
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
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秋殺。仁
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朝廷
大政。　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　聖明裁擇。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宗藩事例

先該臣等題奉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

類編錄，足埀永久。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旣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粮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

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外，窒礙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

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為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令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根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

親疎隆殺之間多有難解

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類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冐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

克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婿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衷益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寔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

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欽依。令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聖音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勑下禮部遵照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聖裁、著爲憲令、開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

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番夷求貢疏　　番僧私餽輔臣

看得烏思藏僧人鎖南堅錯虜酋俺荅所稱活佛者也去年虜酋西行以迎見活佛爲名寔欲西搶尾剌比時臣竊料虜酋此行必致敗衂待其旣敗而後撫之則彼之感德愈深而款貢可以堅久乃授策邊臣使之隨宜操縱因機勸誘陰修內治以待其變今聞套虜連遭喪敗俺荅部下番夷悉皆離叛勢甚窘蹙遂託言活佛教以作善戒殺阻其西掠勸之回巢又

因而連合西僧。向風慕義。交臂請貢。獻琛來王。自此虜款必當益堅。邊患可以永息。此皆天地祖宗洪庇皇上威德所及。而臣以淺薄謬當樞軸。躬逢太平有道之盛。誠不勝欣慶。不勝仰戴。除求貢一事。已奉旨下禮兵二部議處。惟本僧所餽臣禮物。雖遠人向化求西夷亦餽馮文溥公中國盛事也之誠。難以峻拒。但臣係輔弼近臣。恭預密勿。義不得與外夷相通。查得國初翰林學士宋濂因朝鮮國王餽禮求文。却而不受。曰天朝之臣。豈可受小夷之禮。高皇帝聞而深喜之。其能守義自重如此。況臣列職

帷幄。與詞臣不同。而通貢大事。又非求文之比。緣是不敢私受。謹畧具其事本末。仰乞

聖明俯賜裁奪勑下臣愚遵行。庶不孤遠夷歸嚮之誠。亦以見人臣不敢自專之義。爲此謹具題知。伏候勑旨

看詳戶部進呈揭帖疏 歲賦出入

伏蒙發下票擬章奏內有戶部進呈御覽揭帖一本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

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嚴寔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故得倉庫貯積。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

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今出入之數不啻逕數百萬不知何以能給）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湊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于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

四方水旱之災，疆埸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者也，此時欲取之于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取，欲取之于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于所出，以漸復　祖宗

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伏惟 聖
明留意

論外戚封爵疏　外戚封爵

今日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聖旨皇親都督同知王
偉着進封伯爵擬旨來行欽此、并將正德二年封慶
陽伯夏儒嘉靖二年封泰和伯陳萬言、及各子男輩
授官事例、傳示臣等、恭照 聖祖定制、公侯伯爵。非
有軍功不得濫封。國初如魏定兩公。自以佐命元勳。
聯姻帝室。彭城惠安。雖託籍戚里。然亦半有軍功。胙

土剖符。皆無容議。宣德中季始有恩澤之封。弘治以來。遂爲故事。然寔非　高皇帝之舊制也。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曾詔廷臣會議外戚封拜事理。該府部等衙門議稱　祖宗之制、非軍功不封、夫爵賞者、天下之爵賞、人主所恃以勵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屬、與有大勳勞之人、並享茅土、非所以昭有功勸有德也、今除已封見任者、姑准終身外、此後凡皇親駙馬俱要查照　祖宗舊制、不許夤緣請封、其有出自特恩一時賞賚者、亦止照　祖宗朝故事、量授指揮千百

戶等官，以榮終身，敢有違例奏請，希圖恩澤，妄引洪熙以後事例比乞者，聽本部及科道官即時舉劾，寘之重典，以爲貪冒不知止足者之戒。（此事）等因，奉聖旨，卿等旣會議停當，外戚封爵，古未有行，我 皇祖亦未有制，與魏定二國公，雖爲戚里，實開國佐命，靖難元勳，難同其功，彭城惠安二伯，亦有軍功，居半，都着照舊襲封，其餘以爲戚里濫膺重爵，名器旣輕，人不知勸，見任的都當查革，但其中有于先朝恩命及已封者，姑與終身，子孫不許承襲。欽此。此我 世祖超世之

（亦世宗超見獨斷可爲萬世法）

見同符二祖非近代帝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嗣後雖曾垂澤安平許傳再世則以 孝烈皇后有剪逆保駕之功特旨酬賞非援例進封者也臣等竊以爲我 皇上當英妙之齡事事皆祗遹先猷憲章 烈祖則 太祖定制與 世祖聖諭正宜仰稽而效法者但既有正德以後事例王偉係中宮至親臣等不敢抗違謹擬傳帖上請聖裁發下吏部施行其皇親子男輩姑且從容俟後再有大喜慶事然後加恩未晚也臣等謹查嘉靖八年 世宗皇帝聖旨及廷臣

會議二本進呈御覽，用見先朝恩封外戚始末。伏惟
聖明垂覽。

請停止輸錢內庫供賞疏　　停止鑄錢

昨該文書官姚秀口傳聖旨，內庫缺錢賞用，着臣等
擬旨傳該部鑄造進用。欽此。臣等查得萬曆四年二
月奉　聖旨，萬曆通寶制錢着鑄二萬錠，與嘉靖隆
慶等相兼行使。戶工二部知道。欽此。本月又該工部
題鑄造事宜，節奉聖旨，錢式照嘉靖通寶鑄金背一
萬四千錠，火漆六千錠，着以一千萬文進內庫應用。

欽此。萬曆五年二月內該戶部進新鑄制錢。又奉
聖旨這錢錠還查原定二萬之數。以一半進內庫應
用。一半收貯太倉。欽此。及查工部題議制錢二萬錠
該錢一萬萬文。用工本銀十四萬九千兩。大半取之
太倉銀庫。此奉旨鑄錢之大略也。臣等看得先朝鑄
造制錢。原以通幣便民。用存一代之制。鑄成之後。量
進少許呈樣。非所以進供上用者也。萬曆二年鑄造
之初。亦止進樣錢一千萬文。其後以一半進用。已非
通幣便民之本意。今若以賞用缺錢。徑行鑄造進用

則是以外府之儲。取充內庫。大失舊制矣。且京師民間嘉靖錢最多。自鑄行萬曆制錢之後。愚民訛言。便謂止行萬曆新錢。不行嘉靖舊錢。小民甚以爲苦。（多僞錢不妨）近該五城榜示曉諭。民情少定。（總是欲節宮中之費耳）今若又廣鑄新錢。則嘉靖等項舊錢。必致阻滯不行。于小民甚爲不便。又與原奉 聖旨與嘉靖隆慶等錢相兼行使之意相背。臣等揆度事體。似爲未便。伏望聖明裁審。暫停鑄造進用之旨。待二三年後。如果民間錢少。再行鑄造。亦未爲晚。仍乞 皇上曲納臣等節次所陳狂愚之言

敦尚儉德。樽節財用。諸凡無益之費。無名之賞。一切裁省。庶國用可充。民生有賴。不然以有限之財。供無窮之用。將來必有大可憂者。臣等備員輔導。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亮察。

請酌减增造段疋疏 减增段疋

伏蒙發下工科都給事中王道成等請酌减織造段疋一本。臣等查得先該承運庫太監孔成等。以賞賜夷人段疋缺乏。題請行南京蘇松浙江等處增織。於內又將上用袍服等項。併請織造。其該七萬三千疋

奉聖旨工部知道、今科臣王道成等因見東南地方災傷重大、民力罷敝、恐加派擾民、故有此奏、臣等看得歲造段疋原有定額。 祖宗朝計一歲所造賞賚諸費、尚有羸餘、至嘉靖年間賞賚無時、每稱缺乏。乃行文於該地方增織、謂之急缺段疋。然亦間一行之。非可為常例者也。今查萬曆三年該庫已稱缺乏之請於歲造之外、添織九萬有餘、其時以大婚禮重、賞賜浩繁、該部不得已。欽遵 明旨設法措處、然聞之各地方庫藏、搜括已盡、經今四年方得織完、而添織之

旨。又下。計該庫所開數目。度其所費。非得銀四五十萬不能辦。此索之庫藏。則庫藏已竭。加派小民。則民力已疲。況今歲南直隸浙江一帶皆有水災。頃蒙特恩破格蠲賑。又取回織造太監。罷困之民。方得更生。乃又重復加派。于惠之恩未洽。誅求之令即施。非聖慈所以愛養元元。培植邦本之意也。民窮財盡。賦重役繁。將來隱憂。誠有不可勝諱者。科臣所奏。宜留聖心。臣等看得該庫偶因三衛夷人賞賜段疋。缺少虎豹一樣服色。及近年北虜俺荅欵貢。歲增賞賚。遂於

舊數故題請添織。以上二項。愈不可已。至於上供御
用等項。則近年南京太監許坤蘇杭太監孫隆織進
御前者。已自足用。不必又取辦於歲造矣。臣等愚見
伏乞聖明再諭該庫。查北虜俺答一宗賞賜一歲約
該幾何。及三衛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幾何。照數行該
地方添織。郎作歲造之數。其餘皆可停止。惟復俯從
科臣之言。一槩減半織造。其支費銀兩。勅下戶工二
部酌處。免復加派。小民庶近日蠲恤之旨。不爲虛文
罷極之民。少得蘇息也。臣等職在帷幄。蒙皇上忠

膂之寄豈不知國用浩繁事在難已敢故爲節省之
言以沽違拂之衆但事關邦本不得不爲深長之慮。
伏望聖慈宥其愚昧裁酌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二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何剛慤人
宋徵輿轅文 參閱

張文忠公文集

疏 張居正

請處治邪佞內臣疏 處治內臣

此事亦內璫 聖母之力從來參張之璫大都以此

該文書官丘得用口傳 聖諭孫海客用凡事引誘無所不爲着降作小火者發去 孝陵種菜爾等司

禮監并管事牌子、旣受朝廷爵祿、我一時昏迷、以致有錯、爾等就該力諫方可、爾等圖我一時歡喜、不言我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我、我今改過、奸邪已去、今後但有奸邪的小人、爾等司禮監并管事牌子、一同舉名來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傳示到閣、除欽奉　宣諭、臣等另行具題外、臣等看得孫海客用、奸邪不忠、引誘蠱惑、以致虧損　聖德、舉動差錯、上違　聖母慈訓、下失臣民仰望之心、論　祖宗法度、宜正典刑、罪在不赦、　皇上心雖惱恨、猶不忍加刑、薄從降斥。

燭奸之明，等於日月。宥罪之仁。同於天地矣。但臣等查得舊例　孝陵種菜，皆軍人爲之。二犯旣發令着役。不宜止降火者。須充做淨軍。乃爲正法，臣等謹擬票上請　聖裁施行、

請清汰近習疏　　汰近習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用，朕越思越惱，這廝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旣爲輔臣，輔弼朕躬，　宗廟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旣

知此事、就該諫朕、致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遷去奸狀、先生等各要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皇上天挺聖資、幼而聰穎、自臨御以來、講學勤政、聖德日新、臣等 每自慶幸、以爲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 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 朝廷

廢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 皇上加意省覽。葢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日聞 皇上夜間遊行。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覩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 皇上夜間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挾持刀仗。又數進奇巧

戲玩之物。以蠱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與飛越。可惜天生　聖主。被這幾個奸邪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面陳諫勸。以盡愚忠。乃蒙　聖母諄諄教戒。　皇上惕然改悔。逆去奸邪。引咎自責。又　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　九廟列聖之靈。默啟我　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　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

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泰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　皇上既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官以貽　聖德之累伏望　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　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

江陵此中自有作用然佩佩有大臣之風矣

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　皇穹垂象。彗孛掃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　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　先帝遺命。輔保　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　先帝托付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今蒙　皇上明發德

旨昭示　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及宮壼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敷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　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　皇上亦宜仰遵　聖母慈訓痛自收悔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儲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爲虛言將來之　聖德愈爲光顯矣

請數陳謨烈以裨聖學疏　法祖

先該臣等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省覽章奏講究
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日講請暫免進字
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御前講解面請裁
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
事件與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
煩瀆　聖聰即恭侍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
供奉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
其道無繇非臣等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
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德

意敵沃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徵。
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
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
武之光烈。而以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
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
之皆爲盛事。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
旣眞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
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睿謨。
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

模弘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聖闕。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與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稽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于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撿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欵。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

敬曰端好尚曰愼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愼賞賚曰敦節儉曰愼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

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
偶有疑難即望面賜諮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隨
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於講後面奏請裁
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
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
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
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間即燕息深宮
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 聖
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

萬分之一矣。

請用翰林官更番侍直疏　詞臣入直

臣等伏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遊無益之事。悉屏去不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臣等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乃萬化從出之原。亦衆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弗納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姦不入。故雖筆札小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斂心志。亦不悖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指。比之珍奇玩好。馳騁

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臣等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于語言文字之中微寓風勸箴規之益即今之翰林官是也國朝建置翰林于一榜進士中拔其英俊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日講諸臣皆文學優贍臣

等選任以充見今充注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餘

（自古權臣欲專其君者最忌人主選擇文學近臣恐深聞迷謀閑開他徑亞觀此知江陵之無他志也）

見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輪該四員。與同日講官。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采錄。鑒賞名筆。欲有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召至御前面賜質問。令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擢才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砥礪。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

材審官之道亦默寓于中矣臣等不勝惓惓願忠之誠

書

與蓟遼總督譚二華　處分總戎

前聞道體小違和無任懸念今想勿藥矣近日處分戚帥誠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頃會霍司馬云公本欲諭郭琥則屬者之舉似亦與高見懸符且事權歸一法令易行兵不遠索浮議自省假之以便宜需之以歲月蓟鎮之事亦未必不可振也但以總理體面比

之鎮守爲優今旣易銜則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雖重而禮則少損矣昨本兵題覆慮不及此不知公議疏中亦可爲一處否如不可處則于常禮之外少加優借以鼓舞之又本兵疏以巡關御史監軍此言大誤薊戚帥之請監軍謂于本鎮之外別練兵五萬（江陵公極訓護戚帥元敬故能成薊門之功）也今旣爲鎮守有地方之責則巡關御史何事不可督察又何必更爲監軍名色以撓之哉公于議疏中幸婉詞以破其說至于射打一事極爲虛文其中情弊可笑可恨今但以訓練之寔責之戚帥如有不效

巡關御史得論劾之。固不必襲此故套虛文為也。又鄙意謂南兵既不可取。鎮兵或不足數。必須聽其召募。庶可充伍。且訓練若成。則老弱可以漸汰。掺兵可以漸減。又不若于供億之繁矣。兵不貴多而貴精。李抱眞在澤潞。以二萬人雄視山東。豈在衆哉。

又與薊遼總督譚二華　　　　　禁臺戍守

戚帥以總理改總兵。誠為貶損。緣渠當僕以書相問之時。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倉卒題覆。故處之未盡其宜。然及今尚可為也。望公于議疏中委曲為

言不但體面降抑為下所輕且將撫標兵皆欲付之訓練若不兼總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書于閣中二公及虞坡思齋僕得從中賛之更易為力也倘得如意當下救書中增之其關防當改鑄矣非議增築敵臺寔設險守要之長策本兵即擬覆行但據大疏謂一臺須五十人守之則千臺當五萬人矣不知此五萬人者即以擺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別有增益乎聚則乘垣者無人增則見兵止有此數不知又當何處守臺亦須五十人然此制似寫狹小也又四面周廣才一丈二尺雖是收頂之式度其根

賊。當亦不過倍此數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內。一切守禦之具。與士卒衣糧薪水之類。兗牣其中。無乃太狹乎。便中仍望見敎。萬萬。山東民兵。徒有征戍之勞。而無戰守之益。若折解工食銀兩。則一歲中卽可得十餘萬。以此十餘萬之貲。召募土著精壯之人。便可得勝兵五六千。比之千里遣戍。功相萬矣。僕久懷此意。未有以發。公熟計其便。再疏言之何如。凡僕所白皆密要語。故不敢令人代書。極知艸艸。

與薊遼督撫　　　　乎根　岡　支

承示虜賊聚兵及三路入犯、恐屬未的、何者、虜若大舉必不止于八千一萬、審欲大舉、亦必匿形斂翼、豈肯以三路之說明告于人、且今天氣漸熱、虜馬已弱。零騎往來。雖保必無、若欲深入。恐非其時。雖然、不可不過為之防也、已告于本兵、俟有的報、即行調遣、僕近訪得薊鎮軍糧。有關支于一二百里之外者、士卒甚以為苦。夫以數口之家。仰給于一石之粟。支放不時。斗斛不足、而又使之候支于數百里之外。往返道路。顧倩負戴、費將誰出。是名雖一石。其實不過八九

斗止矣。況近日又有撫賞採柴等項名色。煩由其中。如是欲士皆飽食折衝禦侮能乎。聞舊制各匯隨在皆有倉口。設官守支。今各倉厰或頗圯壞。而其制猶（支粮太遠。乃中大弊政也。皆因餉司昔於支發時耳。目不及故聚積於近以自便耳）存。其官猶在。獨不可併厰修理。就近坐派乎。此事不必疏請。但與管糧郎中一計處可也。

答兩廣總督熊近湖論廣寇　粤寇

數年劇賊。一旦就擒。仗公雄略。收此成績。斯　朝廷付託得人之効也。功高賞懋。國家自有彜典。本兵方按故事。奏凱論功。嗣容專賀。竊以為滅賊固難。善後

尤難。蓋廣之勛勦。非一日矣。數年以來。變在曾賊耳
未遑他圖也。今鯨醜雖已就戮。而奸民反側者。尚懷
覬望。山寇陸梁者。何我疲勞。海防久廢。法紀未張。吏
不恤民。驅而爲盜。此皆釀禍之根。未可遂謂寧帖也。
且張璉擒而吳平繼之。吳平殲而曾一本繼之。往事
失策。可爲烱鑒。爲今之計。似宜乘戰勝之餘威。藉兵
餉之少裕。急將海防事宜。嚴加整飭。如林道乾輩。既
爲良民。便當遵吾約束。渙其羣黨。釐其宿弊。如懷疑
貳。卽可名之爲賊。因而除之。仍當于沿海一帶。分區

設寨。修飾兵船。嚴中海禁。又廣中原題設六水寨。今宜選諳習舟師。分任責成。至于山寇乃坐守虜耳。勝兵往加。勢如破竹。亦宜殲其渠魁。後乃可議招撫。區畫已定。然後簡汰有司。一意拊輯。所謂乘威之後以行惠。則惠尊而民悅。此數世之利。若狃于一勝。遂謂無事。而姑息以求安。竊恐亂本不除。餘孽再作。終當復勞尊慮耳。萬里之外。事難遙度。第以管闚質之左右。公其採而行之。幸甚。

答薊鎮撫院王鑑川論薊邊五患

薊邊事情

辱華翰知已建牙誓衆矣欣慰隔淮一至軍而旌旗服色皆爲改觀豈獨其法嚴哉蓋亦威望素著故也但此中事情與關西稍異虜强一也雲中北直虜庭板升叛逆倚胡爲患二也士無鬭志惟務賄免三也卒惰而玩將令不行四也密邇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則大虜勢以爲解脫之地小勝則張虛聲以邀式遏之功積習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公所謂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庸其有瘳乎顧熟計而

番圖焉、

答北邊撫院孟豊麓　督撫駐防

往時總督當秋防之時即移駐懷來雲中三關聲援遼絕議者每以爲言然南山一帶逼近今南山亦甚急　陵京今復舊制令督撫仍駐陽和居中調度東西應援可也乃欲盡撤入衛之兵弃南山而不守則失策矣且防守數年虜中亦知有此徑路一旦弃而不守假令虜乘吾之間以一軍綴上谷守將而以勁卒掩吾不備當其時誰任其咎乎善謀國者必不如是之疎也大疏

請兵亦爲得策但以京師驕脆之卒使之乘障遠戍恐不堪用耳容與本兵計之

與薊遼總督譚從吾板升之始　議團板升

賊聚而西患在雲中晉陽矣既有的耗公自不得不西應之但南山一帶尚爲可慮幸留標下一二枝以東事托之趙帥乃可專意西防也近聞土虜亦未動薊中或可無虞即有事薊人自足當之無煩西援矣外板升一事望公密切圖之去歲謀之業已六七分就矣而爲大同守所壞殊爲可恨今之視昔則又不

同俺酋老矣其子台吉嘗切齒此輩欲盡屠之乘其危懼之時招之易耳此一機也彼中荒旱飢窘人思南歸此又一機也故願留意熟計之今東患在屬夷西患在板升二患不除我終無安枕之日然西事稍易宜先圖也人旋附此以備採擇

答王鑑川策俺荅之始 計處那吉

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遠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慶幸慶幸顧此事關係至重制虜之機實在于此往年桃松寨事廟堂處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齒

即夷婦來降事也

冷。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艸艸須據報俺酋臨邊索要僕正恐彼弃而不取則我抱空質而結怨于虜令其來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勵將士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語款之曰吾非誘汝孫降彼自慕吾之化醜彼之俗故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且給賜衣服飲食甚厚汝欲得之自當畢詞效欵或斬吾叛逆趙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約以數年騎不入吾塞

乃可奏聞　天朝以禮遣歸。今乃肆其㐫逆。稱兵抗
敢吾。豈畏汝者。今宜大人馬。豈復往年之比。汝來則
來吾有以待之。近聞汝子辛愛惑汝之愛少妾溺幼
子。誘納吾中國叛人。疎其種類。旦夕且將殺汝。汝肘
腋之患不慮。而何以汝孫爲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
又聞那吉之來。皆其奶公主之。其人必有智計。可使
人密誘之曰。我太師知那吉之降。皆是汝意。汝誠識
事體知順逆者。太師今已奏聞　朝廷。大大與汝官
職。以賞汝功。但今老酋臨邊索要。願進羊馬數千。贖

取汝等。得即寸斬汝矣。我太師念汝等慕義而來。不忍利賄而殺汝。任其索取。斷不與之。然今有何計。可取老酋之首。除汝等之害者。殺得老酋。即封那吉為王。遣兵送汝等歸故地。永為中國藩籬。長享富貴。渠聞此言。亦未必不動。吾得因其計而圖之。亦一策也。虜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孫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衆言所淆。今冬節已深。塞外艸枯。彼亦不能遲久。且虜中今歲飢荒。頭畜多死。東犯不遂。西搶不成。力罷于奔命。計阻于多

岐衆叛親離、內難將作。此亦天亡之時也。向者僕固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此所謂非常之事。非公孰能了之。但那吉數人。置之鎮城。宜加防範。毋令與外人相通、厚其給賜。毋使復萌歸念。續降之人。與虜分配將士。華人各與其家。亦不宜聚于一處。恐生他虞。善生之、見聊備採擇、統惟鑒裁

與王鑑川言制俺酋款貢事　俺答款貢

降虜事情、廷臣初意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獨開十

止。然後擬　旨處分閫外之事，一切付之于公矣，乃昨承翰教，似與初指少異，聞者疑之，異議稍起，僕竊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承教謂宜乘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誠然，但　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體，今既與之以官，即爲吾人，若謾然而納之，卒然而與之事，屬挾取迹，同兒戲，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據巡撫差人鮑崇德親見老酋云云，回時又令自揀好馬，其言雖未必皆寔，然老酋破犢之情，似亦近眞，其不以諸逆易其孫者，蓋恥以輕博重

非不恐于諸逆也。乳犬駑駒，酋之何用。但欲挾之爲重，以規利于虜耳。今宜遣人先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賜服緋袍金帶，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爲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僕料老酋此來，決不敢搶東賊之入，非其本心。昨已密授方略于方公趙帥，計此時想已出邊。若諸將肯併力一挫之，則黃酋不敢復入，而老酋之勢自孤。計利圖便，陰陽闔闢，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久住不

此時黃酋與老酋亦不甚合

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費哉。恐公爲衆議所格。措畫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陳其愚

與王鑑川諆取板升制虜　處逆制虜

降虜事已前悉。若彼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却責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欵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

意外之防。不敢不告逃全諸人。背華即夷有日矣。彼豈不預結于俺酋之左右。遊撤之人。亦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狗乎。萬一語泄。彼得而誅。或聊以脅從數人塞責而 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弃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于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稱俺酋之言。雖若哀懇。然猶身駐近邊。擁兵自强。乎虜城外。遊騎不絕。轉餉哨探。供億艱難。名雖哀求。事

同强挾求見其爲誠欵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
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遊騎然後我差官以禮
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欵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
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
盟之事取笑獯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
小酋爲禍媒急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貢
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間若鄙意則以爲今日邊防利害
不在于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若
彼果出于至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間修戰

守之具。與屯田之利。暹邏不聳。藉人成功。彼若尋盟則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盟。則與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彼願已遂。求和之意。當時公等雖決策然亦止求數年之安不意遂作五十年太平也必乖本圖。或請乞多端難于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邏金等數人恐于彼無大損益。此可慮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彼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鑒公與金湖兢兢圖之公亦須移駐鎮城。庶便措畫。又阿力哥本導那吉來降。與之必至靡爛。今彼既留周元二人。則此人亦可質之以相當。統惟留意

與王鑑川計送歸那吉事　計送那吉

向者奉書誠爲過防虜來教事事有備可坐而收功矣慰甚慰甚初擬老酋賞賚那吉加官後思今虜所急者在于得其孫且了此一事待封貢事成則其部下酋長皆授官爵而老酋例有蟒服之賜向後給之未爲晚也旨中不重執叛而重輸誠哀懇蓋　朝廷懷柔外夷之體幣布已于內庫索出星夜賫上到即行事毋使虜久候心變小酋既去宜厚撫之傳與方金湖凡那吉所用諸物可悉與之宴賚皆宜從厚彼

亦人也能不感懷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埸。知軍中有王太師亦必遵公三令矣此在公可以便宜行之。不必一一以聞也諸逆既入境可即執送闕下。獻俘正法傳首于邊使叛人知畏。先將那吉移駐近邊。叛人先入那吉後行彼若刼質即斬那吉首示之閉城與戰。彼曲我直。戰無不克矣。阿力哥斷不可與之。留得此人將來大有用處。至公審圖之。姚子之言甚妥恐金湖聞之意或灰阻。願公曲加慰勉。此事關係甚重。倘處置少失。雖離地方。責亦難諉。況未必得去乎。

當時衆議洶洶公亦以為危也

事機所在。間不容髮。尊見既定。斷而行之。勿自掣肘
彼雖有言廟議已决無足恤也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此皆書生略記宋鑑不達時務之言）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欵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

不惟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
亦以成甯為之耳
市以款假驁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
故　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
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
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
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虜
既通貢邊騎自稀邊鄙不聳稍人成功一利也防守
惟此事每每有名無實為可惜耳
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無調援可省

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豐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策士所為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

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畫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

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旣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

僕與玄老當備聞于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與王鑑川計四事四要　　封貢事要

封貢議起，發言盈庭，類皆以娟嫉之心，而持其庸衆之見，本兵錯愕惶惑，莫展一籌，不得已乃于文華殿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大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然呶呶之喙雖已暫息，而䏿䏿之譏

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爲，而姤人之有爲，必且幸其人之無功，而求中其詭，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　旨乃僕所擬，其中蓋有二意，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敎督諸臣，比常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謂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畏虜，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必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

此亦新鄉

者，須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開廣鍋毀

亦極論

則不可復爲兵，宜稍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

虜使既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鎮城之中。民物殷阜。易啟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謗皆起于鎮城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無令得入鎮城。三也。馬趙久爲邊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馬故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眞虜。而又有内主。封貢之議。渠最不願聞。公近日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含憤蓄愁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積恨生變。四

也。其所當修備者亦有四要。城堡及時修併。邊境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招沿邊之民。開墾荒也。克寔行伍。鍜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嘗若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于互市之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趕馬。在邊士雖借以邀功冐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旣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釁。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

所謂用兵利害在

下款貢利害在上

市之事不成。必流讒妬之口。後四要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增他日之憂。僕與公委心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採而行之。幸甚

答薊遼總督王鑑川　封貢

前得饒君書。虜王已憤怒北還。秋間糾衆來市。計虜帳既歸。豈能驟返。商民一散。難以復集。當秋高馬肥之時。値新虜再至之銳。求索必多。釁端易起。故欲延至冬間。徐爲措處耳。玆奉教知虜尚未去。市期近在此月。則便當以速了爲妙。何必又改期再約乎。饒疏

巳寖不上、一切惟公所裁、但至期仍望公提一旅。稍稍西行以彈壓之。虜王聞公之來。必堅奉約束。且大軍在近。三晉之文吏儒將。亦有所恃而無恐。知公為疆埸攖慮。不憚一行也。承教謂虜酋動以封爵誇示其衆。公亦使人屈禮以歆艷之。甚善甚善。僕嘗恐虜不慕官爵之榮不貪中國之利但以戎馬與吾相角于疆埸。則眞無可柰何。今誠有慕于我。我因其機而制之。不過出吾什一之富則數萬之衆皆可折箠而使之。顧今時人皆不足以語此。反以為狂且悖耳。昨

上咨二市甚得其利。黄酋𡺼耳帖伏。皆仗公威望遠懾。但水泉事完。則大功克就矣。

答邊鎮巡撫 西虜貢市

辱密示言虜情邊事。一一俱中肯綮。西事以總督持議不決。以致驕虜慾憤。及奉 旨詰責。則又倉皇失措。未貢先市。殊非事體也。威正恰者。不知前已授官否。渠既能制吉能。即可用此人以行吾之策。切盡黃台吉。通佛經。識義理。昨在宣大。調伏俺荅老把都二酋。甚有功于中華。故特賜敕賞賚。此二人者。一宜以

計用之一宜以禮處之俟延寧貢市事完。疏中可畧叙此二人另行量賞。若疏已發行。不及叙錄。公可自以巳意陰厚之以結其心。葢制馭機宜。自合如此。延寧勢異焉。假平給委爲失宜。昨諭意本兵。此後尚有斟量也。總之西三邊之欵決不能如宣大虜勢亦不能免於酒行也